

万能管家吉夫斯

5 伍斯特家训

[英] P. G. 伍德豪斯 著
王林园 译



P.G.WODEHOUSE
THE CODE OF THE WOOSTER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万能管家吉夫斯

 伍斯特家训

[英] P. G. 伍德豪斯 著

王林园 译

P. G. WODEHOUSE

THE WOOSTER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025）8365888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能管家吉夫斯. 5, 伍斯特家训 / (英) P.G.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 著; 王林园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9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Code of the Woosters

ISBN 978-7-5594-2608-6

I. ①万… II. ①P…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71795号

THE CODE OF THE WOOSTERS by P.G. WODEHOUSE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Wodehouse Estate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1938 by Herbert Jenkins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8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图字: 10-2018-152号

书 名 万能管家吉夫斯. 5, 伍斯特家训

著 者 (英) P.G.伍德豪斯

译 者 王林园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顾珍奇 刘 雨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文化

版 权 读客文化

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86千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608-6

定 价 4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E CODE OF THE WOOSTERS

P.G. WODEHOUSE



目 录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20

第三章 / 038

第四章 / 066

第五章 / 095

第六章 / 116

第七章 / 125

第八章 / 146

第九章 / 172

第十章 / 188

第十一章 / 201

第十二章 / 220

第十三章 / 230

第十四章 / 243

第一章

我隔着毯子伸出手，按铃叫来吉夫斯。

“晚上好，吉夫斯。”

“是早上好，少爷。”

我吃了一惊。

“天已经亮了？”

“是的，少爷。”

“没搞错吧？看着外面还黑乎乎的。”

“少爷，外面起雾了。少爷记得的话，现在已经入秋了，正是‘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季节¹。”

“什么季节？”

“雾气洋溢，少爷，果实圆熟。”

“哦？啊，对对，懂了。嗯，就算是吧，你那个提神剂给我来一杯，好不好？”

“已经备好了，少爷，在冰箱里冰着。”

他倏忽一闪就不见了。我坐起身，有种偶尔浮现的那种不舒

1 出自济慈（1795—1821）的《秋颂》（*To Autumn*, 1820），穆旦译。

服感，就像自己不出五分钟就要毙命似的。昨天晚上，我在螽斯俱乐部里请果丝·粉克-诺透吃饭，为他饯行，他马上要同沃特金·巴塞特爵士（大英帝国二等勋爵）的独生女儿玛德琳喜结连理。这种事儿呢，总是要产生一定后果的。不错，吉夫斯进屋之前，我正梦见有个恶棍往我脑袋里钉橛子，而且钉的还不是像基尼人希百之妻雅亿¹用的那种普通橛子，而是烧得通红的橛子。

吉夫斯端着还魂剂走进来，我咕咚咚灌进喉咙，初有略略不适之感——喝下吉夫斯的专利续命饮之后这种感觉总是少不了的：头盖骨朝天棚飞升，眼珠子从眼窝里弹出去，又像回力球似的从对面墙上弹回来；这下舒服多了。不过，要说伯特伦现在恢复到了最佳比赛状态，那还是有点牵强，不过至少是恢复了点儿元气，有精神说会儿话了。

“哈！”我接住眼珠子装回原位，“哎，吉夫斯，这大千世界有什么新消息？你拿的是报纸吧？”

“不，少爷。这是旅行社的一些读物，我想少爷可能乐意扫一眼。”

“哦，”我说，“你这么觉着是吧？”

接下来是片刻的沉默，好像孕育着什么——这个词好像没用错吧。

这么说吧。拥有钢铁般意志的两位男士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偶尔爆发些小摩擦在所难免，而最近伍斯特府上就爆发了一桩。吉夫斯想叫我去参加什么环游世界的邮轮之旅，我断不同意。可是虽然我坚决予以否定，但是他没有一天不给我弄那么一

¹ 出自《旧约·士师记》，基尼人希百之妻雅亿趁迦南王耶宾的军长西西拉熟睡时，取帐篷的橛子钉入其鬓边。

两束或者一两把折页插图宣传册，都是那些个宣传“啊，广阔大自然”的家伙散发来招揽顾客的。总之，吉夫斯的做法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锲而不舍的猎狗，坚持叼一只死耗子摆在客厅地毯上，丝毫不管主人家如何用言语、手势孜孜教诲，说明死耗子这会儿不时兴，其实嘛从来都不时兴。

“吉夫斯，”我说道，“以后不许拿这事儿烦我了。”

“旅行极有教育意义，少爷。”

“我不能再受教育了，多年前就受够啦。吉夫斯，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那点儿维京海盗的血统又出来作祟了，渴望去呼吸点儿咸咸的海风，幻想着自个儿在船头甲板上散步。也可能谁跟你念叨过巴厘岛的舞女来着。我都懂，我很理解。但是不行。我拒绝把自己关进该死的远洋船里，被拖着满世界跑。”

“遵命，少爷。”

他的语气里有一点儿那什么，我感到他就算不是心中不快，也远远说不上心中大快，因此便机智地转开了话题。

“哎，吉夫斯，话说昨天晚上喝得可真尽兴。”

“果然，少爷？”

“嗯，可不是。大家都高兴着呢。果丝还向你问好。”

“多谢粉克-诺透先生惦记着。相信他兴致很高？”

“高得不得了。要说他可是大限将至，马上要改口管沃特金·巴塞特爵士叫岳父啦。不过他叫总好过我叫，吉夫斯，他叫总好过我叫呀。”

这话是有感而发。至于原因呢，容我解释一下。几个月前，

庆祝牛津赛艇那天晚上¹，我想给警察和其头上警盔分家，结果不幸栽在了法律手里。在拘留所的木板床上睡醒醒地过了一夜，第二天就被带到勃舍街法庭，重罚了五镑银子。那位裁判官给我判了这么个惨无人道的刑罚不说，还在法官席上加了不少侮辱人格的按语。要说这位裁判官不是别人，正是巴塞特老爹，果丝那位未婚妻的父亲。

事后我了解到，我可以说是他最后的一批客户了。没过几个星期，他就从某个远房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款子，然后就退休搬到了乡下。这个嘛，至少是官方说法。我私下以为，他有今天全是仗着贴膏药似的贴着罚款不放。这儿五镑那儿五镑的，可想而知这么些年来攒了多少。

“那位暴脾气你总不会忘了吧，吉夫斯？不好对付啊，嗯？”

“或许沃特金爵士在生活中并非如此令人生畏，少爷。”

“不见得。不管搁在哪儿，地狱之犬永远是地狱之犬。咱们别说这巴塞特了。今天有信没有？”

“没有，少爷。”

“电话通信呢？”

“有一通，少爷。是特拉弗斯夫人打来的。”

“达丽姑妈？这么说她上城里来了？”

“是，少爷。夫人表示希望少爷尽早回话。”

“我有个更妙的主意，”我热情地说，“我亲自去见她。”

半小时后，我就信步踏上了她府宅的台阶。管家赛平思给我

1 牛津与剑桥大学的传统赛艇比赛，于每年三月末或四月初的周末在泰晤士河上举行。

开了门。此时此刻，我怎会想到，跨过这道门槛后，再不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工夫，我就要卷入一场纠葛，伍斯特的神魂将要经历前所罕有的考验。我所指的这场险恶风波涉及果丝·粉克-诺透、玛德琳·巴塞特、巴塞特老爹、史呆·宾、哈·“没品哥”·品克牧师、一只十八世纪的奶牛盅以及一本棕色的皮面小本子。

不过，进门的这会儿，我对这场临头的大难还全然不觉，平静的心湖上也不曾笼罩上一丝乌云。此时，我正憧憬着和达丽姑妈小聚。以前大概也提过，达丽姑妈是我所尊敬的好姑妈，万万不可混同于我那位阿加莎姑妈——她可是吃碎玻璃瓶子、浑身罩着带刺铁丝的人。和达丽姑妈东拉西扯，不仅是智力上的享受，此外还有一个叫人翘首以盼的前景，那就是八成能哄她留我用午饭。达丽姑妈家的法国厨子阿纳托手艺精湛超群，因此能扑进她府上的食槽一向是对美食家的诱惑。

我穿过厅堂，看到晨室的房门敞开着，只见汤姆叔叔正在倒腾他那些银器收藏品。有那么一小会儿，我琢磨着要不要过去打声招呼，问候一下他的消化近况——这个毛病叫他深受其害。不过理智很快占了上风。我这位叔叔一见到侄子就要拉着不放，滔滔不绝地谈论什么壁饰烛台啦、叶形装饰啦，不用说还有涡卷雕饰、环饰圆形深浮雕、串珠缘饰什么的。因此我认为，还是缄口为妙，于是便一语不发地过门不入，直奔书房而去——刚才听下人说达丽姑妈正窝在那儿。

只见我这位老亲戚正埋首校样，只露出一头波浪卷儿。众所周知，我这个和蔼可亲、人见人爱的姑妈操持着一份周刊，也就

是有教养、高品位的女性阅读品《香闺》。我还曾撰文一篇，题为《有品位的男士怎么穿》。

她闻声抬起头来，见猎心喜般地发出一声“哟嗬”。想当年在狩猎场上，就是这一嗓子，让她扬名于阔恩、派齐利和跟英国狐狸过不去的诸大猎场。

“嘿，丑八怪，”她开口，“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老姑妈，听说你有话要吩咐。”

“我可没叫你突然闯进来打扰我的正经事。打个电话不就得
了？估计你有预感，知道我今天忙不开。”

“你是想问我能不能来吃午饭的吧？不用担心，我很乐意，一向如此。阿纳托给咱们准备了什么呀？”

“反正不是给你准备的，你个小馋虫。今天中午我约了小说家波摩娜·格林德尔来用饭。”

“我很乐意见见她。”

“哼，你见不到。今天这事儿只有我和她两个人面谈。我想请她给《香闺》写个连载。至于我找你呢，是叫你去布朗普顿路的一家古董店——过了小礼拜堂就是，很好找。我要你去古董店鄙视一只奶牛盅。”

我没听懂，心里只觉着面前这位姑妈正在胡言乱语。

“去什么做什么？”

“店里有一只十八世纪的奶牛形的奶盅，汤姆今天下午要去买。”

我顿时眼前一亮。

“啊，是件银器是吧？”

“对，奶油壶一类的玩意儿。你去店里叫他们拿出来给你

瞧，然后对着那东西表示轻蔑。”

“目的何在？”

“当然是弄得他们心里没底啦，笨蛋。好让他们疑惑、心虚，然后才好砍下一点价钱。买得便宜，汤姆心里就高兴。我要他保持好心情，因为要是能签下这位格林德尔写连载，那我可得叫汤姆出一小笔血本。这些畅销女作家漫天要价，真是罪过。好了，马上给我赶过去，对那玩意儿摇头吧。”

我对好姑妈们一向言听计从，但是此刻我不得不表示吉夫斯所说的*nolle prosequi*¹。虽然吉夫斯的醒神饮品如施了魔法般见效，但即便是服用之后，也没法叫人大摇其头呀。

“摇不得，今天不行。”

她盯着我，右边眉毛充满谴责地上下挑动。

“哟，怎么回事儿？哼，要是你昨天灌多了黄汤，脑袋不胜摇晃，撇撇嘴总可以吧？”

“啊，那成。”

“那快去吧。还要倒抽一口冷气，再‘啧啧’两声。啊，对了，还要说它看着像是现代荷兰玩意儿。”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据说这种奶牛盅最要不得。”

她住了口，若有所思地打量我可能略似行尸的面孔。

“这么说，你昨晚又花天酒地去了，是不是，我的小山雀？真不可思议，每次见你，你都像是刚从堕落场回来。你有没有离了酒盅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也喝着？”

1 拉丁语，意为撤回诉讼。

我对这一中伤加以驳斥。

“真是冤枉我了，姑妈。除非是特别的节庆日子，我在酒桌上一向克制有道。一杯开胃鸡尾酒、一杯正餐葡萄酒，饭后可能再来一杯咖啡酒，这就是我伯特伦·伍斯特啦。昨天晚上我是请果丝·粉克-诺透小酌来着。”

“哦，是这样啊。”她哈哈大笑，其声效有点超过了本人病体所能承受的范围。但话说回来，达丽姑妈一开心起来，棚顶向来是要震落点水泥灰的。“粉哥-挠头啊。老天保佑他！这水螈王子还好吧？”

“还在危害人间呢。”

“狂欢宴上他又演讲了？”

“讲了。我可是大吃了一惊，本来还以为他会面红耳赤地拒绝呢。结果呢，大伙儿举杯祝酒的时候，他就突然跳起来，借用阿纳托的话，是一副‘满满不在乎’的样子，真叫我们大伙目瞪口呆。”

“有如惊弓之鸟，是吧。”

“恰恰相反，镇定得招人讨厌。”

“嗯，他倒是有进步。”

我们想着心事，半天没有说话。遥想那个夏天的午后，果丝在伍斯特郡达丽姑妈家里做客，由于机缘巧合，果丝装着满肚子汹涌澎湃的黄汤，在斯诺兹伯里集市文法学校年度颁奖仪式上对小学生们发表了一通演讲。

有件事我一直搞不清楚。每次讲某人某事的时候，要是之前就提过这个某人，我总不晓得开头作多少铺垫是好。这个问题呢，得从各个角度加以斟酌。就拿眼下这个话头来说吧，假若我

默认诸位读者对果丝·粉克-诺透了如指掌，继而开门见山，那么，有些客官没有一字不落地听我讲故事，可就要云里雾里；但另一方面呢，要是进入正题之前先把此人八大卷生平事迹一一道来，那么，那些一字不落的老兄就要打着哈欠念叨：“听过啦，闲话少说吧。”

我琢磨着只有一个办法：对第一伙兄弟言简意赅地澄明来龙去脉，同时对第二伙兄弟挥手致歉，叫他们还是先花个一两分钟走走神，容我稍后再续。

这就解决了。说起这果丝呢，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长着一张鱼脸，自打成年以后就躲在乡下，献身于水螈研究事业。他把这些小友养在玻璃箱里，以不知疲倦的双眼观察其习性。可以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遁世者——要是大家碰巧会用这个词，那就保准没用错。根据比赛记录来看，要他凑在精巧如贝壳的耳畔说两句甜言蜜语，再顺理成章地选购铂金戒指，获准完婚，就算等到猴年马月，也没什么胜算。

但是，爱神自有安排。某日，果丝与玛德琳·巴塞特不期而遇，立刻如一堵砖墙般轰然倒在她裙下。果丝告别了隐居生活，展开追求，在经历了数不尽的兴衰波折后，终于大功告成，不出几日，就要套上礼服西裤，别上梔子花，走上圣坛，迎娶这个祸害。

我说她是祸害，因为她确实是个祸害。虽然咱们伍斯特对女士一向殷勤有礼，不过也不怯于有话直说。这位小姐身材娇弱，行事磨叽，性格多愁善感，眼神温柔能化人，声音婉转如斑鸠，并且对于星星兔子之类的见解着实让人莫名其妙。记得她对我说过，兔子是侍奉仙后的地精，星星是上帝的雏菊项链。当然，这些纯属胡说八道。是才怪。

达丽姑妈“咯咯”一笑，声音如闷雷滚过。要知道，果丝在文法学校的那场演讲一直是最令她开心的一段回忆。

“老好的粉哥—挠头！他人在哪儿呢？”

“正在巴塞特老先生家里做客——在格洛斯特郡托特利高地村托特利庄园。他是今天早上动身的，他们要在当地的教堂举办婚礼。”

“你去不去？”

“绝对不去。”

“嗯，我想大概你去了也是难过。你还爱着人家。”

我怒目以对。

“爱着人家？那位小姐认为小孩子出生是因为仙女们在擤小鼻涕！”

“可你不是跟人家订过婚吗？”

“前后不过五分钟，而且错根本不在我。亲爱的老姑妈，”我气恼地说，“这桩倒霉事的真相你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的面部肌肉一阵抽搐。这段生平事故不堪回想。简而言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果丝因为和水蛭相处得太久，神经不太结实，因此不敢向玛德琳·巴塞特开口表明心迹，于是叫我代为表白。我依言行事，可惜这位小姐榆木脑瓜，以为我在为自己表白。结果呢，果丝在颁奖仪式上丢了人，她就拒绝了人家，凑到我这里来搭伙，弄得我完全没有退路，只好背了这黑锅。话说要是个姑娘深信一个小伙子爱着她，还跑过来说已经把未婚夫退了货，打算跟这个小伙子执手偕老，这个小伙子又有什么办法？

老天有眼，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这两只呆鸟重归于好，事情

又上了轨道。但是一想到这场浩劫，我就忍不住微微颤抖。只要牧师没问那句“汝愿意否，奥古斯都？”，果丝没羞怯地答那句“愿意”，我这颗心就不得真正的安宁。

“好吧，不妨告诉你，”达丽姑妈说，“我自己也不打算去参加婚礼。我看不惯沃特金·巴塞特爵士，就不该纵容他。说到那种人，他就是现成的例子！”

“怎么，你也认识这老伙计？”我很惊讶。当然这也证实了我常说的那句话——世界真小。

“当然认识。他是汤姆的朋友，两个人都收藏古董银器，还像两匹狼似的，老是对着嚎。上个月他在布林克利庄园做客，我对他万分照料，极尽地主之谊，可你知道他是怎么回报我的？他想背着我把阿纳托挖走！”

“什么？”

“可不是。幸好阿纳托忠心不贰——我给他涨了一倍的薪水。”

“再涨一倍好了，”我真情流露，“涨完还要接着涨，宁可花钱如流水，也不能失去这位顶级烤肉炖肉大师。”

我的确深受震动。阿纳托这位举世无双的上菜师傅险些离开布林克利庄园，跑去侍候老巴塞特，一想到这里，我就打心底里不安。在布林克利呢，我总能不请自来享受他的作品，而巴塞特备好刀叉宴请伯特伦的概率实在渺茫。

“是，”达丽姑妈答道，她想着这怕人的情景，双眼冒出火来，“沃特金·巴塞特爵士就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你最好提醒粉哥—挠头婚礼那天小心防着点。要时刻警惕，一点都不能放松，搞不好这个恶棍就把他的领带夹顺走了。好啦，”她伸手取过一篇稿